

福建小说家丛书



余以琳



中短篇小说集

芒
水



余以琳 中短篇小说集

余
以
琳

著

海
峡
文
艺
出
版
社

(闽)新登字 05 号

芒 水

福建小说家丛书

余以琳著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东水路 76 号 邮编:350001)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三明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三明市新市南路 166 号 邮编:365001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11.75 印张 2 插页 240 千字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000

ISBN7-80640-258-6

I·212 定价:13.5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序

施 群

两年前的一天，我到三明，兴致勃勃地去找以琳，不想他却躺倒在家。能将这条汉子放倒的惟有疾病——得了脉管炎。他腿肿的老粗，下床都很困难，嘴里骂骂咧咧的，说医生残忍，令他半月不闻酒香了，此刻他恨不能将床头的输液药瓶换成白酒瓶云云。但我明白真正令他难受的是什么，他不能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他不能自由自在地驾着他的宝驹去会朋友与客户，他不能亲手处置那些永远也忙不完的事情——他暂时失去了沸腾生活的参与权。这对于惯常勤勉的人的确是痛苦的。当时我还注意到他的床头放着稿纸和笔。

我不知道这部书中是否有那时创作的篇章。以琳将书稿交给我时只说，你看看，《芒水》和《皈依》两篇章是新写的。言语间似乎另有含义。我仔细看了这两篇，感觉似乎看到了两个人。《皈依》仍然是余以琳，故事很热闹，人物很单纯很可爱，而且他擅长的语言功夫在这里显得更加老到，那些虚

构、巧合与夸张在他的调侃语境中变得生动有趣。《芒水》中，以琳原本爽朗的笑容忽然换上了阴森森的冷笑。整个故事情节笼罩在一种神秘主义的氛围之中，冷峻的笔锋探到了人性的最痛处。而且这一切竟然都是在不动声色的白描中完成的。

从文学的角度看，《芒水》是以琳小说创作的一个飞跃，是他对生活对人性全新感悟的结晶，是他对语言技术的多层深层的把握和运用。作为朋友，我心里却别有一番滋味。这两年和以琳的交往时间尽管少了，但相会的时候一个眼神就能明了一切。世态艰难、人生坎坷，生活会在人们心中刻下痕迹。人要洞明世事，却又不能随波逐流，以达到心灵的坚定与安宁，这一切言易行难。为文与为人是不同的，文学表现的曲折并不意味着人格的扭曲，对于多年的朋友，我有充分的自信。

日前，与另一好友相聚，席间他谈到了年前的一场难缠官司，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是以琳鼎力相助，使他得以渡过难关。于是我们都想念以琳，两眼不觉间蒙上了眼花。

目 录

芒水	(1)
皈依	(71)
今夜相聚小红楼.....	(113)
村聊.....	(129)
村神.....	(149)
山间，那逝去的火光.....	(201)
枯萎的葡萄.....	(213)
老爸，哥们.....	(221)
水灾众生相.....	(237)

小小说

狗事三则

子亥.....	(251)
卡丁.....	(255)
小卯.....	(261)

五、七岁月

走资派三题

寡妇泵.....	(269)
石县长.....	(273)
US 葵花	(277)

百姓三题

阿彪	(281)
黑猫	(285)
赌水	(289)
拔牙记	(293)
青橄榄	(299)
疤拉伍	(303)
吉兆窝夫妻	(307)
夏之旅	(311)
掏金记	(315)
旅邻	(319)
宝宝新论题	(323)
初考	(327)
奇遇	(331)
刀功	(335)
宝山行	(337)
山村理发匠	(341)
丈夫的“私房钱”	(345)
纸船	(349)
一朵胸花	(353)
钱粮主任老官	(357)
临窗的桌	(361)
钥匙	(365)
后记	(369)

芒

水

马爷走得乏了，口干舌燥，喉咙有股青烟直往牙齿外冒，他用眼码了码跳马槽的方向，离家还远着呢！发狠劲，将烟杆子头“叭”一声敲下，一粒火星子迸出，还袅袅吐一缕蓝烟，马爷对着蓝烟啐一口唾沫，那火星挣扎了几下便就熄了。

一只野兔一蹿，跳过马爷的眼角，马爷伸手从腰间拔出钩镰子，三十步远，一刀飘去，镰钩嵌入兔脑，兔子带着镰钩挣扎了三步，便垂头倒下，那手脚抽搐着，眼

睁得圆圆的。

马爷冷笑声，把屁股从青石岩上抬起，拾起野兔，拔下钩镰，那嘴一口捂上兔脑的破口急促地吮吸着。马爷的口逐渐大红，殷红的血水沿马爷两边口角淌出，在口角勾勒出两道红渠，兔血沿“渠”淌下，滴嗒在马爷衣襟两边。

马爷将干兔往山岩底奋力抛下，野兔带出风声，欢叫着飞下崖底，便就消声匿迹。

草鞋帮口断了带，马爷扯一把牛蒡草，搓揉一把，牛蒡草从掌沿爬出一条草绳，马爷将草绳把断帮口绑牢，提刀掖于腰间，踩着枯草落叶，向跳马槽行去。

山崖尖上扛着一口棺材，随风摇摇晃晃了几百年，棺材就是不落地，太阳走到疲乏，就红红的快要熔化，熔化的汁液滴落到跳马槽的山林，一股青蓝的烟岚从山沟缝里冒出，都走得直直的，朝那红红的太阳冲去，烟岚在棺材底冲上，顶了几顶，又没顶住，烟岚也无可奈何，只好从棺材两旁开叉着爬上去，然后又合伙向太阳走去。终究到不了太阳的高度，慢慢就消失在苍穹。

熔化了的太阳到了山尖就一点力气都没了，带着浓浓的汁液从山尖倒了下去。然后山也一下子黑了。穿山风顿时活跃，穿梭往来，把山搅得呼呼哗哗怪鸣不止。怪笑声中，马爷脚步平稳沉重，“啞啞啞”数着返落跳马槽。

房也被浓黑裹住了。马婆咕咕叫着骗鸡群入埘，鸡群围着马婆脚边旋转，讲着马婆听得懂的鸡话。马婆无奈，将留与马爷吃的一大碗饭，又匀了一团，直接丢入埘，鸡群被马婆骗骗地骗入埘。马婆满意地一点头，将那埘大门咔嚓关严。

铁马灯照亮了马婆的笑脸，她将饭桌剩菜拢入一碗，小心翼翼地打开锅盖，一股热气冒了上来，马婆头一偏躲过了，沉沉地将菜碗放稳，重又盖上。一只蟑螂从灶沿徜徉而过，马婆敏捷地一把捂下，迅速摘去头，将死蟑螂置于碗内，那碗内已积累了数十头死蟑。

马婆扯一块破布，舀一碗水，将破布濡湿，然后掀开衣襟，露出瘦骨嶙峋的肋骨，两条奶干无力地垂下，探到肚脐。马婆一手提起奶脯一手将湿破布垫在肚脐上下，从肩膀以下努力地往复耕耘，搓揉生产出的条条，就势落到地下。

一条黑黑的布带绑扎在马婆的下巴，布带两端在马婆头顶汇合，扎成一朵蝴蝶结，那蝴蝶结的式样，一年365天，天天不同。马婆搓揉完前面就努力地将湿布往后背探，试探了几次都没能探到后肩，也就作罢。马婆提着铁马灯，放到灶窝洞内，她紧张神秘地探探头，然后将门闩紧，重又坐到灶窝口，左右为难片刻，又站起来，提着铁马灯一颠一歪地踱入卧房，从木桌上拿了片可以照见人的镜片，再回到灶窝口，将镜片架在碗前，左右调整了好几次角度，直到确信能全部反映她的全貌方止。

马婆脸上愁云翻滚，眼角也湿了，枯瘦的双手弯向头顶，解开美丽的蝴蝶结，轻轻地将黑布从脸上拿下。

马婆的下巴肉全没了，左半边脸露出白白的脸骨，下巴的牙龈根部也红红白白的，嫩红色的肉芽在顽强地生长，又不断地溃烂。马婆抖去黑布包内的饭粒，将黑布放到碗里搓揉着清洗，直洗到水清，而后晾于灶台上。

马婆从案上拿起装有十余只无头蟑螂的碗伸手从盐罐内

抓一把盐，操起菜刀，背过来，用菜刀柄将碗内的蟑螂春烂，而后倒在晾于灶台上的黑布上，抻匀、压实，双手提起，沿下巴稳妥地敷上。黑布带在头顶汇合，马婆正在构思今天蝴蝶结的式样，扎了几朵，均觉不满意，又解开。

大门擂得崩山响，黑狗呼地从打盹中挣脱惺松，鸡埘内群鸡骚动一阵，复归平静。马婆慌乱地扎紧蝴蝶结，慌乱中，却扎出了朵好结。她急忙抖去衣襟的散落物，小跑着扑向门闩，黑狗随后就到。马婆拉开门闩，马爷一闪，进了门。伸手在马婆下巴捏了捏，便问：“换了布了？”

“换了。”马婆答。

“今天咋就这么早换布。”

马爷说着便紧搂着马婆，一步一挨挨到灶前。

马爷粗壮的身躯挡去了铁马灯微弱的光影，有了马爷，马婆倍显弱小，父女般地搀扶着，马爷一屁股坐到灶前的木筒上，木筒晃了晃，稳住了，马爷伸出双手将马婆抱到膝上，马爷双脚叉开，马婆便就能佝偻着躺下。

马爷卸去腰间的钩镰，从怀中掏出一袋纸包，那纸已被马爷的汗濡湿，软软的，纸包上黄黄的汗迹弯弯曲曲地画了一幅画，要想像什么就像什么，马婆说像棺材，马爷不同意，一定说是像石榴花。

马爷解开马婆的蝴蝶结，将蟑螂抖落干净，把黑布条扔进灶窝。灶窝内未熄的炭火，哧哧叫着，把黑布焚化，黑布冒一股焦味，把几十头蟑螂的汁液出卖了，然后在灶内同归于尽。

马爷将铁马灯凑近了马婆的脸，从纸包内掏出一瓶黄色

的水，用棉签沾着黄水在马婆的脸上的一笔一笔地写着。

马婆的喉头只咕咕地响，失却了黑布，马婆一句话也说不出，那咕咕声马爷听得懂，就由着咕咕声的指挥，轻重曲折地走“笔”，后来咕咕声没了，马爷又在马婆的脸下、下巴洒上白色的粉末。

风声吹得很响，把窗户吹得发出呜咽，雾气也肆虐地从门缝弥漫进来，马婆渐渐合上了眼，马爷伸出右手往灶窝内丢进两片干柴，灶窝内冒了一阵黑烟后，炭火跳闪了几下，却蹿出了火苗。马爷紧紧抱着马婆，腾出左手，打开锅盖，从锅内端出饭菜，就放在灶台上。然后又稳稳地坐下，马婆丝毫没有觉察，已睡得很死。这令马爷极为放心，把右手也腾出来了，就在灶前，马爷把饭都吃干净。

马爷抹抹嘴沿，把嘴角的两带兔血巴连同抹去，胡渣渣的脸上少了两带血巴就清爽干净多了，略略显出匪气、英气。

马爷用右手脱下蓝布外衣，盖在马婆身上，那雾沙就在身旁弥漫，越聚越多，灶口开始有了热气，就与雾沙抗衡，你来我往之后，雾沙始终没能在灶窝口站住脚。

二

马奔手持鸟铳威风凛凛走出家门，彪壮的身影在夜幕中一闪就没入山林，淌溪过河，悬崖险道，马奔夜里行来如履平地，走到一座大坟前，马奔一声呼哨，从大坟后闪出马踏槽。马奔与马踏槽亲如兄弟，是马家大院的一对好汉，马踏槽肩背一对铁夹子，俩沿山坳向深山行去。

山林的虫鸣到夜来唱得尤其欢快，唧唧嘤嘤把山叫得很

安静。马奔在前马踏槽在后，马奔转过身问马踏槽说：“出山之前洗过身没？”马踏槽答：“洗过了，这哪敢怠慢，人气汗味没洗透进什么山。”

“那套今晚到山背崇下一个，剩下一个可下到金前峰，那里熊印很密，准保能套住黑熊。”

“不得，熊掌太大，咱这套口太小，只能套山羊、獐、豹，还是下到下马沟，那沟底最是善跑野兽喜去的地方。”

马奔就依了马踏槽的意见，俩爬到山背崇，马奔身手轻巧，双手握住一杆碗口粗山樺，双脚蹬上树杆，同手同脚向树上蹬，三下两下，马奔就到了树尖，只见马奔一跃而起，有若灵猴跳蹿，凌空刹那双手抱住树梢，那树梢经不住马奔体重，呻吟着便被拖弯下地。马踏槽相帮着稳住树梢，以防不留意间反弹回去。

月亮升起来了，像装满水的大海碗飘在空中，月亮的白光，透过茂密的树叶，筛下满地的银圈，都贴在枯树叶上。马踏槽极熟练地安好套子，铁套子安好后，再用枯树叶子铺上，马奔还抱来了枯萎的苇草。这一切有了月光照明做起来极为顺当利落，马踏槽收拾整齐一应工具后就招呼马奔：“我们要赶紧走，要赶在天光之前到金前峰，或许还能顺便崩它一两只獐、豹什么的。”

沙沙的脚步声逐渐从山背崇消失，马踏槽弯腰捧起一把干枯树叶向空中一抛，树叶飘散着落地，马踏槽说：“要想今晚打几只野獐回去，就不能去金前峰了，看这风向往北吹，若顺风走，体味会被野物嗅到，怕是今晚很难打到，若迎风走就到不了金前峰下套。”

马奔说：“那就顺风走吧！到金前峰下完套，天也就光了，至于打不打獐、豹无所谓，一夜把一夜的事做完，要打明晚再专门出来打。”

马踏槽就说：“这样很好，带出来的套总要安完，这样明晚出来收套时再打。”

金前峰一片山坳，去年马三开荒烧了山，今年火烧山新长出葱绿的苇草，漫山嫩绿，山鹿、野獐、山羊最喜在火烧山一带觅食。只是山火烧了树，干枯的树杆没有韧性，这就很难作套杆。马奔、马踏槽在火烧山巡回寻找了个来回也没寻到一株满意的套树杆，就只好往山底走，就在山沟底马奔看准了一棵粗壮的毛竹，只是竹梢太小。

还是马奔上竹，双手双足轻轻跳跃，到得毛竹中间段再往上一点，马奔从后腰抽出柴刀，一刀劈去，毛竹梢哗哗叫着带到旁的树枝上挂住了。马奔依前法，双手擎竹顶，将碗大一株毛竹扳落地面。

两个套子下完，天开始放光，天色朦朦的，当马奔、马踏槽返回马家大院，就已有早起的婆姨提着沉重的马桶出来倾倒了，他俩只猫身一闪，就闪入大院。

三

马家大院占地百余亩，院内层层迭迭的房子围合一片大坪，三十余户人家祖祖辈辈住在一起，后来有分家，分家之后又分家，就由祖上的一家变成现在的三十余家。马家大院土墙厚达两米，有沉重木门四扇封闭东南西北，门扇包有铁皮，铁皮上铆钉密密排列，告诉人们很坚固，还不怕火。

在马家大院内住的三十余家都是祖上一脉相承，说来都是亲戚。后来称马家大队，后来又改称马家村。

景冬鲜是马家大院不姓马的女人之一，五年前父母去世，便就投奔姐姐景秀月来了。景冬鲜长得出水芙蓉一朵，令马家大院灰黑的大墙也鲜亮起来，黑黑的眸子总含着要滴不滴水秀粒儿，就在那眼睫毛旁不断回流，似乎稍一走动便会滚落下地。那粉嫩雪白的皮肤，萝卜条儿似地透明。景冬鲜的美名儿早就传出十里外的墟集大镇。马家大院也因此热闹起来，隔三差五就有陌生人借口修锅补盆，剃头卖线的溜进马家大院。

大院院坪错落三口小井，井口小得只能供小水桶穿梭上下。景冬鲜提个小桶，桶把上缚一根长绳，长绳盘旋套在提柄上，她走到井旁放下小水桶，将盘旋桶绳一把脱起，套在肘上，然后将小水桶缓缓从进口放下，长绳一把，一圈圈松开，剩最后一圈，绷直的井绳一下松了劲，告知桶已到井底。

景冬鲜手握桶绳，左一撇右一撇，再猛力提起，再一松绳，只听井底“扑通”声响，再提起刹那放松，井底又“扑通”一声，告知桶已水满。景冬鲜左一袖右一袖往上提水，随着左右两手轮番提升，腰肢也左右摇摆，那条粗长的辫子随身子左右摇摆，不停地在脑后划着半圆弧。

用力使景冬鲜脸上泛出红晕，脸颊沁出细微的汗露，渐也凝聚成汗珠，阳光斜斜照射，汗珠子竟闪闪发光，随着身子晃动，一耀一耀地仿若钻石。

就在水桶即要露出井沿的当儿，景冬鲜左辫却从肩头滑过，粗黑的长辫直垂井中央，景冬鲜定住了腕，倘若再往上

提一袖，辫子即泡入桶中，若腾出一手将辫子甩后，显然已力乏。

马踏槽已在远处观看多时，景冬鲜的左右扭摆在他看来着实是最为美丽的表演，总感到她浑身每个部位在这种摇摆中，都是最美的展现。

大院墙边长满了狗尾巴草，毛茸茸的狗尾巴正随风摇曳。马踏槽见到了景冬鲜双手定住，又见那长辫垂井，就知道了就里，急忙迎上前顺手在墙边扯一支狗尾巴草，剥去叶，狗尾巴朝上摇摇晃晃，似乎不经意经过井沿。他迅速将景冬鲜长辫往后背一提，就站在景冬鲜背后，用狗尾巴草神速地将两根长辫扎在一起。长长的狗尾巴在辫梢垂下，毛茸茸的极为好看。

马奔采樵回来，一担樵柴若两座大山，马奔赤裸上身，衣服绑扎于腰间，明晃晃的柴刀刃口发出刺眼的光芒，背部三角肌由于用力，一团团暴凸，石块般坚硬。就在他艰难地将一担樵柴从东大门斜斜塞入，一眼瞥见马踏槽贴立景冬鲜身后，手持狗尾巴草正为景冬鲜捆扎辫子。

马奔只低着头，缓缓将樵柴挑到井边，一肩斜下，那两座大山似的樵柴轰然颓地。

马踏槽往后退了退，景冬鲜欲提起水桶就要走。马奔卸了樵柴，紧接却一把夺过景冬鲜一桶水，二话没说径直往景冬鲜家走去，景冬鲜只低着头，顺从地跟在马奔身后回了家。

马奔到了景冬鲜家正碰上景秀月坐在灶窝口摘菜，景秀月见马奔帮提了一桶水进来，急忙站起身，笑吟吟地就要让坐。马奔只将水桶重重地往地上一放，水溅了些许出来，二

话不说就头也不回地走了。

景冬鲜随后进了屋，正与马奔擦身而过，见状大惑不解而又茫然不知所措，但很快她便从大惑不解中挣脱出来，头只一偏，那扎着狗尾巴草的大辫子便被甩到胸前。

景冬鲜摩挲赏玩着扎得极为精美的狗尾巴发结，尽情地回味着提桶时马踏槽在身后扎辫子时的甜蜜感受。那可是景冬鲜长这么大以来第一次和一个成熟男人靠得这么近，而马踏槽粗壮有力又灵巧的双手在她秀发上抚弄编织，每一动作都经过头发这迟顿的发梢传感到中枢神经，那是最令她眩晕而又幸福的感觉，这使她第一次知道了男女在一起，只要有了灵犀和默契，相互间会产生多么令人愉悦的感受呀！

夜色如同一只黑色的大网将马家大院包了个严实，正是家家掌灯时分。那昏黄的铁马灯把家家标识出你我。族中长辈马太老爷照例在马家大院的神龛上烧化纸符。那纸符上写着族中上辈已亡故人的姓名、生卒年月，纸符的火光照亮了马太老爷沟壑纵横的脸庞，最后一张纸符跳闪了几下，就连同马太老爷老态龙钟的身影一起消失了。

马踏槽一猫身跳过了回廊照壁，隔着木窗棂低声呼唤景冬鲜。景冬鲜正洗完澡在厢房内换衣服，昏黄的铁马灯在景冬鲜光滑明亮胴体前越发显得暗淡无光。听着马踏槽在窗外呼叫，本能地双手捂胸，接着蹲下。细耳聆听，窗外叫声却又停了。景冬鲜急忙站起，吹灭灯，在黑暗中手忙脚乱地穿整衣裤。正要划火点灯，窗外的叫声又传来了，这下听得真切，是马踏槽的声音，于是蹑足走到窗前只听到了马踏槽急切的呼唤：“鲜妹子，天还早，咱俩一起到院外大坝上歇歇凉，